

河南穆公集







河南穆公集

四部叢刊集部

上海涵芬樓借杭州
葉氏藏述古堂景宗
抄本景印元本葉心
高營造尺五寸九分
寬四寸

河南穆公集卷第一

穆脩伯長

詩

江南寒食

江城水國春光饒清明上巳多
招邀花陰連絡
春草岸柳色掩映紅欄橋
歌調嘔啞雜吳俗
鬢疎削傳南朝誰憐北客
歸未去楚魄湘魂惟
暗消

送毛得一秀才歸淮上

江天梅雨畫蕭蕭
送別愁吟白紵謠
處士才高

融未荐騷人魂斷玉方招自傷櫪驥心千里空
羨冥鵬志九霄酒罷征鞍迢遞去不堪回首木
蘭橈

君歸迢遞淮西路我客蕭條秋浦城惻惻相看
復惻惻行送別重行途中猿鳥哀聲斷馬上
雲山遠碧橫富貴窮通俱未決直傾樽酒沃
離情

食魚

南有嘉魚異常趨四月期江天專伺至烟網密
爭垂乍戲汀蘋末初循水荇滑競搖輕舫艫寬

罩碧連漪占浦搜深濛空波出素髭數頭餘赤
質二色類銀姿貨幣斯為切鮮腴敢暇知青錢
邀價直華屋市新竒珠沫緣條煦霜鱗逐办隳
扣顛瓊聚骨剖腋錦分肌味佐芳菘愜香參苦
笋宜羹甌融膩玉膾筋冒縷一作寒絲湘鯽非吾
偶河魴孰與夷荐新奚尚鮓稔毒即殊鱣鱸訝
休官易鯖嫌醒酒遲自當頻佐膳所惜易過時

魯從事清暉閣

庾郎真好事溪閣斬新開水石精神出江山氣
色未踈烟分鷺立遠靄見帆迴公退資清興閑

君歸迢遞淮西路我客蕭條秋浦城惻惻相看
復惻惻行送別重行途中猿鳥哀聲斷馬
上雲山遠碧橫富貴窮通俱未決直傾樽酒沃
離情

食魚

南有嘉魚異常趨四月期江天專伺至烟網密
爭垂乍戲汀蘋末初循水荇湄競搖輕舫艫寬

罩碧連漪占浦搜深漾空波出素髭數頭餘赤
頰二色類銀姿貨幣斯為切鮮腴敢暇知青錢
邀價直華屋市新竒珠沫緣條煦霜鱗逐刃藜
扣顛瓊聚骨剖腋錦分肌味佐芳菘慳香參苦
笋宜羹甌融臘玉膾筋骨縷一作寒絲湘鯽非吾
偶河魴孰與夷荐新奚尚藟稔毒即殊鱣鱸訝
休官易籍嫌醒酒遲自當頻佐膳所惜易過時

魯從事清暉閣

庾郎真好事溪閣斬新開水石精神出江山氣
色未踈烟分鷺立遠靄見帆迴公退資清興閑

吟倚檻裁

送葛源之太和主簿

勿歎從卑位，聊欣造去情。
愁風九月急，飛鳥一帆輕。
鱸斫江鱗活，杯嘗楚釀清。
歡一作華莫回首，寵辱正堪驚。

送靈師歸吳

靈師殊可尚，頗不類浮屠。
托跡雖依佛，留心獨喜儒。
風塵倦京洛，水石隱勾吳。
破寺杉松老，南歸舊隱孤。

江南春

杜若谿邊待釣舡，怨紅傷翠助鸝鶯。
戰回春事青蒲劍，買破韶光綠苻錢。
千嶂遠圍芳草國，一江晴浸斷霞天。
未知多感多愁客，何處偷尋甕底眠。

寒食

江邊又寒食，僮客柰離襟。
恨滿王孫草，愁多望帝禽。
雞毬輕薄事，歌酒宴游心。
盡付吳兒輩，惟知屏跡深。

江上送陳翹還無為

江上寂寥春雨晴，江邊冉冉春潮平。
相逢未盡

斗酒醉相送又速孤舟行篁竹窮鎖秋浦郡烟
波渺隔無為城音塵兩地不千里勿使負君金
玉聲

殘春病醒

風簾窈窕：燕哢：卧對殘芳起鬱陶乍困遊車
一作春尚在未扶醒枕日初高煩腸屢沃痛難
解病髮慵替癢更搔欲為風光輕賦別正無慘
賴染江毫

書事竟菴

惠澤涵濡四海同微生曾莫預昆虫不參品物

陶鎔外獨作窮人蓋載中深窅已顛猶磷石危
苔將籜更推風一家寄命嗟無地何負明神與
上穹

和秀才江墅幽居好十首并序

滎陽先生有墅在宣城之南陵嘗作村居詩十
首其詩用律格五言四韵每篇皆同上之一句
元和長慶來詩人多是体生之往還踵而和者
數人豎携北來出以相示予諷其篇而悅其事
既恨未得往從之游喜用其韵而繼之得以盛
言生所居之樂宣城寔江外之郡而墅且在焉

因首用是句

江墅幽居好當門看水田
鳥鷗閑夕照杭稻秀
原烟野屐無完齒山衣有敗肩
遙聞雙闕下簫鼓樂豐年

其二

江墅幽居好南塘枕野亭
菰蒲顫風綠菱苳蓋
波清繫葦一魚瓶翹烟双雪
翎相携二三叟扶醉不曾醒

其三

江墅幽居好谿山數里長
徑通茶塢綠門枕橘

園香藉石還勝榻聽松不讓
黃閑游鷺里巷自作隱淪裝

其四

江墅幽居好老農時款扉
濁醪尤共醉野話坦
無机山雨欲到檻竹風先
滿衣谿南秋更樂稻熟又魚肥

其五

江墅幽居好賓來定不愁
酒釀新出榨魚活旋
離鈎移席追松影調琴和澗
流陶然方外樂名教繫何由

其六

江墅幽居好柴閑帶竹籬田頭餉耕後樹裡灌
園時鄰靜鳴秋織樵閑對野棋抵噉非我事大
啖引蘇錐

其七

江墅幽居好名山對九華踈篁十餘畝古屋兩
三家碓下雞爭黍蘿根虺逐蛙水邊閑送目獨
鳥在秋槎

其八

江墅幽居好何妨鄙事添神隨山父賽莖李野

人占露草牛羊喜秋霖黍苴嫌短墻裊柳下寒
水半渠淹

其九

江墅幽居好身如醉伯倫浮名拋可得荒宴罷
何回醕酌乘藍輦道遙岼角巾人間莫回首容
偽不容真

其十

江墅幽居好人間晚最孤魚臨谿樹釣鳥隔水
烟呼野竹挂薜荔山花睡鷓鴣画工能状出羞
殺輞川圖

燭

一箔珠簾掩映垂房櫳清染麝香枝佳人盼影
橫哀柱狎客分光綴艷詩禁鎖翠明初唱漏官
憲紅短尚圍棋長宵且秉歡游去無限風情見
古辭

過西京

西京千古帝王宮無限名園水竹中來恨不逢
桃李日滿城紅樹正秋風

賦催粧

嚴粧應在綉閨中似聞春芳拆曉風試問天桃

臨碧沼何如艷質對青銅

送孫立東游

詩筆知名曾苦剌文章多難久漂流睢陽縱酒
黃金盡提劍東方暫一游

村郭寒食雨中作

寂寥村郭見寒食風光更着微雨遮鞦韆閑垂
愁稚子楊柳半濕眠春鴉白社皆驚放狂客青
錢盡送沽酒家眼前不得醉消遣爭奈惱人紅
杏花

清明連上巳

改火清明度蒲衫上已連芳辰來屬續游事困
聯翩酒帳經旬直花司併日權俠兒狂不足犹
恨促春妍

合歡芍藥

薰風對拆香心破浩露双滋粉面新油壁車中
同載女菱花鑑裡並粧人皇英帝子鍾遺艷
琰宮姬托後身誰道獨呈芳瑞晚也勝常調壯
丹春

故侯園

池館早來瓦礫存路傍看取故侯園身前便作

荒涼計祗樹芳菲不樹恩

送定師南游

營：李佛徒皆喜嘗吾道怜師独異群儒藝知
探討誦詩三四章往見辞藻玉璞在琢磨不
難成至寶知予本好古身服仁義老勤請送行
詩安足慰枯槁別時汝穎路凉葉驚秋早南游
何當還江潭無限好

送人主邊寨

豈憚河湟遠男兒效主恩窮边人不到孤戍自
分屯馬放胡沙暖烽傳塞日昏軍前初謁帥戎

服走轅門

巨盜

嗣皇登位始凝旒巨盜尋并相印收漢室有靈
誅賊異舜廷无患放凶兇獫狁豈称周公任豺
帛犹寬巷伯投願斬都衡謝天下不然何用正
王猷

汝陰偶書呈一二知己

汝陰窮椽計何疎四十無成坐諷書不務功名
師禪補買切闔獨將仁義守遽庠敢同賈傳希前
席况異鄒生托後車除泥諸公時一醉等閑犹

且忘歸歎

除夜

燈前清泪落衣間守歲分為客是閑老母今春
年七十壽觴爭忍對慈顏

城南五題

郊步

野水岸邊逢草歇平林烟畔逐花行雨晴南陌
塵埃洗倍覺風光奪眼明

獨游

水曲林幽獨杖藜郛筒香入亂花携輕肥不得

尋春意動要笙歌逐馬蹄

貴侯園

名園雖是屬侯家任客閑游到日斜富貴位高
無暇出生人空看折來花

朱亥墓

閑登朱亥游俠墓卻望梁王歌吹臺上墓邊
芳草綠游人心事立徘徊

玉津園

君王未到玉津游萬樹紅芳相倚愁金鎖不開
春寂寂落花飛出粉牆頭

燈

香：有時當永恨依：何處照閑眠靜臨客枕
愁寒雨遠逐魚蓬秋暝烟纖影乍歇還復立冷
花時結不成圓銷魂猶憶江樓夜曾對離觴賦
短篇

登莒子臺

莒國丘壠在莒臺荆棘深憑高一極目懷古重
傷心平楚蒼烟暝遇風白日沉誰論客懷抱灌
木自悲吟

希言官舍種花

纔初看君栽小園已報新花着桃李感時昧物
情何多發咏長篇託興比為言堯李富華寔君
子盛德尤所似薄、相倚臨芳辰輔導春功如
宰揆旁有百卉爭妍舒特煩化匠施剝剝也上
居月反下居綺反下誇紅聞紫亦可怜各事繁華一時尔
繁盛寧將此花同令人慕翫狂不已羲和奔御
催春歸祇得銜杯且歡喜君看灼、枝上英半
雜沉塵成落蕊盛衰不獨草木然人事悠、盡
如此

登女郎臺

臺前流水眼波明臺上閑雲鬢葉輕莫把姑蘓
遠相比不曾亡國只傾城

其二

女郎名字本風流好與州人作勝游倘使此臺
呼醜女汝陰城裡一荒丘

友人燒筍之約未赴

久約燒林筍何時會勝園未嘗清氣味每歎俗
盤餐漸痛烟犀老方憐露錦繁如何玉川子苦
惜箝龍寬

別穀熟尉李七同年

騎馱登縣門屑：復何言留館竺軋舍屢携梅
福樽凶荒岐路梗冰雪歲時昏明日別君去依
然蓬跡奔

樊博士化州監鹽

監醴已非職况復極南之莫識州名化徒聞水
涉灘樹驚人面果俗駭鳥言夷去：惟強飯歲
還歲可期

丙寅春雨

天地開春暉群陰爭閉之行：二月路寒威切
人肌淫雨恣凌虐淹旬下無時頑雲掃復合直

向平地垂蒸人共愁歎萬物皆瘡痍衆木有芳
華摧沮不得施青苞斂絳萼同向枝上萎民麥
悲已病泥中聊參差嘉穀失播種雖晴諒胡為
蠢彼田中氓豈惟念身飢州縣責常賦嗷：訴
之誰幸不為盜起多應盡流離吁哉致此異其
咎安所尸悒：窮巷士屏身伏茅茨讀書抗前
古得失心頗窺天理不難究可以人事知且欲
上具說懼非已所宜有職彼尚默未當僭汝卑
勉汝無妄言：出禍汝隨誰識此懷抱獨自空
嗟嘻

贈遼公上人

喜得師消耗從僧問不休苦吟成白髮多病寄
滄洲道氣閑尤勝書鋒晚更道相思二千里阻
別十三秋六合勞生耳休追萬事不雲羅荒舊
隱知友落新丘想歎歐生逝應聞李氏憂師曩受國
子博士李公深遇寔與其子之尋思祇如此必
奇相好李博士去子得无悼念

竟欲何求未即無言問方期勿藥瘳終為嵩少
約築室共夷猶賦久有嵩少之志去將有

舍

一百五日同周越陳永錫游吉祥僧

痛飲方期數百杯尋芳何事又空回花愁酒困
春無着却訪野僧蕭寺來

題李士言秀才別貯帕

蘭薰麝裊輕綃帕畧許携持又索還題破白雲
深有意要傳消息到巫山

南陌

南陌一雨後東風三月天殘花亂芳草輕絮散
春烟景色真愁絕歡悰重棄捐俵：有餘恨醜
醜詎能蠲

雨中牡丹

萬金期勝賞三月破穠芳妬忌巫娥雨推殘洛苑香怨啼甄后玉寒出貴妃湯掩斂無聊極誰來替斷腸

思邊

去年何時君別妾南園綠草飛蝴蝶今歲何時妾憶君西山白雪暗秦雲玉闌此去三千里欲寄音書那可聞

聞報自岷徙雷成一章

從來岷貶斷還期聞徙警雷衆共疑却訝有虞刑政錯四凶何事不量移

秋浦會遇并序

大中祥符五年為海陵郡司理參軍居職以不能俛仰自全不幸為奸人所伺誣搆以事回被罪南謫為池州參軍貶斥中且聞所天之艱朝廷以罪犯不許奔哀窮寃悲苦生人所寄一室于浮屠宮闔戶日外絕還往留歲餘遇赦聽以所募聞將示之宥俱待命者有前泗州錄事參軍清河張木亦受謫來是州前赦一月至與之居泊比接既相吊語且悲且歡張君簡篤有文信義人也自是游處以日兩盡款慰若忘

窮否之為尔予自至以艱憂中自不復視文字
矧為聲偶之辭乎逮此竊有北歸望且感張相
過憂患間因思非言無厥事聊用捨之為長
詩一千二百言匪以言詩也據憤悒之辭也池
州古秋浦地命為秋浦會過詩云
靛：幽遐地栖：會過人窮愁艱理勝羈旅易
情親豈意當漂謫茲諧卜並鄰温：窺表粹晏
晏奉嬉嘖直道談端闕橫流語下埋綺文何斐
亶現行亦璘玢敦分初投漆交言乍飲醇搵心
忠義合開口肺肝陳共昧隨時理俱成迷患因

禍來非造次語及自酸辛衆奮漂山舌孤縻坐

獄身詆誣惟膈臆鍛鍊止逡巡囚任棺桐躍寬

寧斗劍伸君幸一作愆成狠程張君之冤由程淳

成我患御姦秦秦秦應者本以嶺南小史承緝州

判是州為人狡多判多疑納群細之潛以余嘗

輒慢之會守郡者疾病諸從事皆他遣得久專

下郡事遂與具巧縱銘刀筆函爭調鬼神精誠懷

皎日悲憤貫高昊素誓端清檢期無取玷淪斬

芻嘗鼓篋卧藁先書紳側壁疑曾辨鈞金法所

循得情奚示喜伏念不忘旬粗評評去三章直
何辭一馬貧決曹誠自任今之司理參軍司舉

仰誰論

錄事參軍唐亦
号司舉從事

膺破藏奸柱網埋剪暴

輪存心固慨慕有位敢希遵驥駉程初發虹蜺

氣未振沮磨圭失色萋菲錦爭新肯或奇虛及

翻成害寔賓木招孤秀伐珠掇閭投嗅跖躄同

非全敦犖衆忌洵棘心終妬蕙蓬首不羞螭冶

媚皆狸貉跳梁並狡斂不無嫌虎據的是惡鷹

瞬合力邪攻正連謀偽訾真蠅声移枯槁

渠列切

蟻漏墊嶙峋抵玉為凡礫摧松作樊神椎埋管

直墮排陷堵潜填早温終投誼愁憂遂放均顛

辜賒盖幙照覆隔蟾跋流落穷山崦夷犹積水

垠望家惟賈泣向國祗低顰艱毒天崩祀

譚中聞朝

邑府君

遭危歲在辰

以丙辰歲正月至辰所

正庭闈偏祀岵

伯仲邀琳璫媿未鷓夷死漸如渾敦噐睚盱搖

尾獸宛轉曝腮鱗歎棲遲郡尤居寂寞濱土

風傳細碎心事遭凶屯郭周援人烟簇野

津賈檣通勁越商颿

扶泛切吹船進

徹甌閩谿婦收菰

米村娃貨竹薪迴頭波渺動石磷再見

來巢乙也頻聞入市寅

虎每入居人

持滿林

垂嘯狄當面走驚麕水寺傳將久沙禽欲馴

無心從碌任志守諄早作慵洮盥宵眠

歎呻机床閑筆格窓牖亂書筠舊葛那支暑貧
續晨未嘗遊井閑况復出城闈悒悒危腸
潰昏病目矐梅蒸衣醜黠瘴觸面鯨皺未免
雞猜鶴徒希鵲庇鴉素鵝求庾悅碧鶴事帝詵
詎識開三雅奚誰指一困歡無官局事病免府
趨塵避路深藏拙忘机獨任純鳶輕飢鸞驚鴛鴦
諂瘦麒麟瑕謫連城寶驚疑照席珍泥蟠蚺肆
若塗曳蠅嘲頻机弛千鈞秦音剗推百鍊鑛愠
憂宜惰詭吠更信漸豆多聞耳全膠欲語
唇已甘鍾律啞難聞釜雷震平近歎非辜者還

稱被譴臻堪持言自解姑以命相詢頃竟窮通
外殊驚得喪汎平豈煩懷魯汶并說忘

岐幽

茲共追隨日時逢物景春雜花明

浦嶼細草梁郊吟音珍綉羽來穿柳粧鬟去採蘋

畫舫江汎銅鼓野齋于中切荷芰卷生渚蕪

菁秀出鄰音叢暄茶正發袂暖稻初勻遠去尋

芳徑閑留坐翠瀕小蛮聊倒榼獨繭暫垂緡烟

杪聞啼魄沙孺過祭獮道宮披古碣僧閣凭雕

楯音滯迹慙魚鳥梁蕭方等云吾嘗夢為魚因

及其竟也何復斯類良歸懷謝茗萼後魏王肅
由吾不及魚鳥遠矣事南朝好

茗飲又東尊美及北還又好羊酪誰怜秦逐客
或問茗何如酪曰酪與為奴尔
自恥晉縲臣李憶居州里文曾力組紉曹倉祛
祇裨任苑雉荆榛壯節輕宗懋竒才轅下彬賦
豪擣漾繪詩墨洒珙琳始角詞場勝爭馳義戟
鞞戰痛知景陷盟手敢他援傳云涉他拔衛侯
遭又七勇侯邀圭爵功期取鼎茵卿書先鴞禰省
存半龍荀藝竒登廷試名叨擢帝宸闕嚴趨紫
貝陞峻拜蒼銀變化初飛壁挺和却在鈞三年
紆選調一命就陶甄兀驟司圉園早絕服堦珉
上察非遂霸同列異超珣介立傍無援陰排密

有黃隄防雖少蕘城垓亦多遜繳已能傷雁罟
仍未放麟踰年留異域肆會奉嚴裡仰聞蒼
理難窮蕩仁良圖君未聘薄命我方湮蓬藿
何當返蘭荃自可紓有疏調古膳春稅給祖縉
寄傲邱名麥遺榮野号莘退藏師李謚貴顯謙
顏竣跽三高士追狂六逸民耕臯營酒林樵
谷訪棊檣畚上封花撥誅茅出果榛此音臻園
中持鋤揀林下設置罟至理鵬齊鷄浮生茵等
椿木甘捐糞土所幸曳絲綸南面同充禹巖廊
即甫申國應容一吏鼓腹得還浮

河南穆公集卷第一

穆一

十一

河南穆公集卷第二

書

穆

脩

伯長

荅喬造書

月日河南穆脩白秀才足下近辱書并示文十
篇終始讀其命意甚高自及淮西來嘗見人言
足下少年樂古文固耳聞而心存之但未敢輒
輕信人說今遂果知足下能狀蓋古道息絕不
行于時已久今世士子習尚淺近非章句聲偶
之辭不置耳目浮軌濫轍相跡而奔靡有異途

馬其間獨敢以古文語者則與語怪者同也衆
又排詬之罪毀之不目以為迂則指以為惑謂
之背時遠名悶于富貴先進則莫有夸之者同
儕則莫有附之者其人苟無自知之明守之不
以固持之不以堅則莫不懼而疑悔而思忽焉
且復去此而即彼矣噫仁義忠正之士豈獨多
出于古而鮮出于今哉亦由時風衆勢驅迂溺
染之使不得從乎道也觀足下十篇之文則信
有志于古文矣其書之問則曰將李于今則慮
成淺陋將李于古則惧不取名于世學宜何旨

引韓先生師說之說以求解惑為請足下當少
秀之年懷進取之机反李古于仁義不勝之時
與之者寡非之者衆不得无惑于中焉是以枉
書見問某不才而棄于時者也何足為人盾其
是非可否徒以退拙無所用心因得從事于不
急之李如舊者不識其愚且慙或謂之為好古
焉故足下以是厚相期待者蓋感其声而求其
類乎可不少復其意耶試為足下言之夫李乎
古者所以為道李乎今者所以為名道者仁義
之謂也名者爵祿之謂也然則行道者有以魚

乎名中名者無以兼乎道何者行夫道者雖固
有窮達云耳然而達于上也則為賢公卿窮于
下也則為令君子其在上則禮成乎君而治加
乎人其在下則順悅乎親而勤修乎身窮也達
也皆本于善称焉守夫名者亦固有窮達云耳
而皆反于是也達于上也何賢公卿乎窮于下
也何令君子乎其在上則無所成乎君而加乎
人其在下則無所悅乎親而修乎身窮也達也
皆離于善称焉故曰行道者有以兼乎名守名
者無以兼乎道有其道而无其名則窮不失為

君子有其名而无其道則達不失為小人與其
為名達之小人孰若為道窮之君子矧窮達各
繫其時過豈古之道有負于人耶足下有志乎
道而未忘乎名樂聞于古而喜求于今二者之
心苟交存而无擇將懼純明之性寢微浮躁之
氣驟勝矣足下心明乎仁義又學識其歸向在
固守而弗離堅持而弗奪力行而弗止則必立
乎名之大者矣學之正偽有分則文之指用自
得何惑焉不宣其白

觀察閣下脩嘗病近世以來文武異道將相異材為弊于時久矣古之所謂文武之道蓋一道也但治亂之用殊所謂將相之才皆通材也由出處之寄異未有不達權謀而名能相國者未有不明學術而名能將兵者則古之取將相也率由文武之道一焉近世則不然謂儒為文謂卒為武苟登之為相矣則不復寄以軍武之任而曰此文人也不足語以武苟拔之為將矣則不求以儒術之學而曰此武夫也不當責以文時既擇將相之具不同人遂目文武之術為異

時之所以不得其人之所以不盡其用其弊皆出于此乎脩嘗願識如古之賢傑之人文究經綸武洞權變弛張諧物理動靜應機會陽開陰合與鬼神造化爭其功用無所施而不得者如此之人逢其時運其才出入乎文武將相地使剴粗匹夫名主將者觀之聞之色死氣喪俯首聽命知將帥之道不在于彼而在吾儒也豈不偉哉求之當今他未獲覩惟服閣下之才德風畧于斯有年矣伏惟閣下名極而望峻識淵而量闊視鼎甲之第于當年若撮遺物之易

踏霄漢之衢于平昔如馳坦途之速周歷清美
深集禁密言蔚典冊筆動雲雨嘗斯之時天下
之人共言閣下之文章真辭臣矣一旦奉明詔
去內廷統將符分廉問真枕攸倚來藩北門命
下之辰威聲四出當斯之時天下之人又言閣
下之氣畧真帥矣天下之所以稱之如彼者何
如此者何非私言也抑以閣下之才全能鉅無
施不稱文德武備靡不在躬也附衆却敵靡不
如意也以是而天下言之耳然則雖古之賢傑
復生諒何以加此脩可不向風馳想氣激神竦

求一識大賢之子之風采忽不自知其貧且賤
羸粮跣屨來及魏都亦既至止復徬徨踣躅不
敢徑進則訪謀于諸府僚從事或有言曰公性
嚴急難犯也或曰公性深沉不測也始聞之甚
懼且疑徐念之則悟以解曰彼言公嚴急難犯
者其非也公方負天下文武之望以賓接士大
夫為切務願肯肆嚴急難犯之性損其容納度
量乎斯不然矣彼曰深沉不測者宜有之凡大
賢君子動作施為皆不使人窺其涯畔今公柄
國重任殿河朔上流禮接邊鄰鎮靜方域非深沉

不測其何以制遠御衆乎苟行事深淺動為人料其孰曰大賢君子乎其深沉也則宜矣既以是解之因從而語曰夫深沉不測則臨事好思臨事好思則心存默識今公誠如是則賢不肖進于前必有所取舍矣宜乎小人萌進見萬一之望焉敢用致書數百言于左右以為請見之禮俛伏榮戟之下以俟進退之命閣下賜與之見則敢進見實旅人寒士之幸也不賜與之見孰敢求之見蓋羈薄之命不獲遇于大賢君子之知矣窮達進退庶卜是日敢不惟所命之伏

惟少賜怜察幸甚脩恐悞再拜

上穎州劉侍郎書

月日某謹齋戒捧日裁書百拜有聞于憲學侍郎閣下某竊惟哀矜惻隱君子之常心困迫飢寒小人之切患倘以小人困迫之患仰扣君子哀矜之心苟君子不聞則己其或聞之則必動于心大則必見于色當為咨嗟慘怛憫而矜之雖未知必假之大恩與否其无拒絕弗顧之理明矣某是以不敢疑悞期得懇于府庭之下庶窮悴之迹少獲布聞于左右如獲黷犯尊威之

罪而難用默：自己者其勢與誠危且窮也某
死罪死罪某以大中祥符初竊進士第解褐為
秦州司理叅軍時年齒且少心壯氣銳寔不能
與俗相俛仰謀為自全之道卒以是累一旦挂
于刑章毀官喪祿斥為敗具于今十年初為池
州叅軍日屬所天奄歿朝廷以始得罪譴不許
奔憂時因子博士辛公公之外方為是郡哀其
艱禍窮蹙特以事聞果允朝旨聽其北還因獲
生見老母稚弟于京師不然非辛公之力將以
悲憂死諸江外常念辛公之賜厚矣某家園素

來貧虛歸不足以給養其生奉老母既茫然無
依因即栖于京師亦無他圖以其都會之地平
生游舊或時得逢悲其窮者輒有分濟至將丐
四方大抵取途似便以故久寓京師用不能出
家雖寄托京城身常奔走道路老幼十口食于
一身違：終歲且不能周其饗粥今春國家恩
詔特下失職尤累之人許以自新由是某竊有
祿食之望半年住京延伺一命雖室有十錢之
物亦盡為薪米屋直之費無何二月之詔裁寢
某嘗與十一人同詣宰相披告其下五人獨得

從自新之典惟某六人復置散地但某受是命
抑不敢不知幸焉文季掾古之美名汝陰郡今
之善地守茲郡者復朝之重賢得古善地而事
重賢信為幸矣然事有便于名而不便于寔安
于公而不安于私者雖圣人將不能以居焉某
昨自趨府之後退伏逆旅舍中所相親者惟形
與影每念年高之親旁無兼侍計日所食殆絕
而莫續念之至此則不覺心目俱斷涕霑于襟
將為之柰何因自謂曰憂思无益也今為孤親
之計莫如直以誠言于旌旆之下使重賢君子

察而知之然後乞告歸養以慰倚門悽之望
將無不可者故官無職事所守俸不救于口腹
穎上昔未嘗遊足無可及之門是乃真群中之
長物耳久留此將不難死于窮餓一身窮餓而
死可也如老母何如幼稚何是以不得不以誠
而自陳所謂以小人困迫之患扣君子哀矜之
心識者必不謂之逆理而動惟寬明仁惻矜而
察之優而容之不加罪則生死幸甚情志殞
迫辭無緣飾干冒尊聽憂灼失措某頓首

上監判郎中書

月日具官某謹拜手書于監判郎中執事某為
兒童歲多依外門祖氏家由是得服執事之名
久矣逮十歲許從先君官南北則不常其居年
已長即入奉子場干時求進為人事羈束皇
汲：至于今不獲一拜盛德于左右往年見先
君聞執事拜官寵澤優渥時謂某曰昔日汝外
王父屢與吾言及其僚友家子弟敦偉可器量
者獨曰邢君久遠職位不同吾輩幸記之今誠
驗其語汝外王父可謂知人吾為太孀生時亦
嘗辱邢君遊他日汝見之必修子姪礼小子奉

是言不敢遺忘于時某方再奉于有司雖一名
似失所望其后選授秦州司理叅軍區：曹椽
未終秩而冢禍繼作所天奄喪艱苦無訴去冬
遠自南歸一家貧寄京師薪米不給老幼數口
嗷：待哺相視未定旋奔走于外以謀其食越
春涉夏无時少息所以未遑遑見于執事者蓋
此也近日思京城都會之地苟無俸入儲蓄之
備未易久居方謀今秋將家還汶上鄉里葺先
人故田以奉老母之膳因自為息身之計既如
此即^望執事之門愈將無及矣重念先人忝執事

疇昔之舊不能當此時一請見門下是自取踈
外于長者而不行先君徃歲之命也前數日竊
不度量遂造于門館既獲以名通伺命遷延間
蒙執事辭以他故障徨引退愧生于顏歸自思
之曰執事所以拒而不見者責其進謁之晚故
也執事其寔未盡察知亦宜乎責之以晚也某
又豈敢以不見望于執事雖然苟默而不以言
自辨其所以進謁之晚之故則是終得罪于長
者足以為恥今盤桓怛怛數日而復進其言庶
幾執事覽其言而盡賜察知或哀以故人子而

命之見則復敢以見如不命以見則終不敢見
惟執事亮之不宣某再拜

序

唐柳先生集後序

唐之文章初未去周隋五代之氣中間稱得李
杜其才始用為勝而號雄歌詩道未極渾備至
韓柳氏起然后能大吐古人之文其言與仁義
相華寔而不雜如韓元和聖德平淮西柳雅章
之類皆辭嚴義密製述如經能萃然聳唐德于
盛漢之表蔑愧讓者非先生之文則誰與予少

嗜觀二家之文常病柳不全見于世出人問者
殘落纔百餘篇韓則雖其全至所缺墜忘字失
句獨于集家為甚志欲補其正而傳之多從好
事訪善本前後累數十得所長輒加注竄遇行
四方遠道或他書不暇持獨齋韓以自隨幸會
人所寶有就假取正凡用力于斯已蹈二紀外
文始幾定久惟柳之道疑其未克光明于時何
故伏真文而不大耀也求索之莫獲則既已矣
于懷不圖晚節遂見其書聯為八九大編夔州
前序其首以卷別者凡四十有五真配韓之鉅

文與書字甚朴不類今跡蓋往昔之藏書也從
考覽之或卒卷莫迎其誤脫有一二廢字由其
陳故刪滅讀无甚害更資研證就真耳因按其
舊錄為別本與隴西李之才參讀累月詳而后
止嗚呼天厚予者多矣始而饜我以韓既而飲
我以柳謂天不吾厚豈不誣也哉世之學者如
不志于古則已苟志于古則踐立言之域舍二
先生而不由雖曰能之非余所敢知也

送李秀才歸泉南序

景德四年與泉州進士李君相識于京師遊處

且久于時予與李君俱少年有壯志搢紳筆入
都省應主司之試躍：有矜負之色窺科級跂
仕進自期待者甚銳明年春不幸則皆無成以
罷後月餘遂各去京師而歸其居地既遠且絕
不相聞知如是別者十一年復會于京師得一
舉酒而相歡對一語及往舊事恍焉不啻如夢
面老而心衰則相與皆然也予中間雖僅成一
名今又失其祿食子則猶舉于進士場中嗟乎
予與子向之志願百莫從其一二而意能度十
已止其六七信乎人物于天地間甚易老且死

耳別十一年而一相聚顧昨日之少壯忽已凋
耗今聚未久而復別：聚苟又加如是知他日
之相視復不如今辰之視昔時也必矣今子別
我而歸我者：不能已者以其故人也其俱不
得志也其相遠而難相聞也其會之或賒于前
也其將為之柰何請且序情而歌事以為子送
詩云閩越子所家告以歸期征行語黯將發憤
氣一作意鬱以盈男兒志未就口腹常不啻胡為
京城中日與烏豢爭隋河二月路柳色傷遠行
十千大梁酒金壘為君傾酒酣微悲歌衆坐皆

聳驚去矣丈夫別安事兒女情

張當字叙

春秋之法書字為褒有以知君子之尚其字也然則古之名與字必相配字者所以表名也清河張君名始字友直猶以其取義未安也而訪之僕辱其久遊不獲讓為一作馬徐思之因請更字曰元膺方前字于義為洽而又正與名會且元為長善則仁義統稱士能膺之行孰大焉張君以辭學累舉進士始得明之定海尉祿雖畢才不踰一作其職與其位甚尊而才甚愧者孰賢

愚焉予既為述其字又以勉其行故為之序

送魯推官赴南海序

為人之佐其難矣哉夫令而行之者其長之所專也從而輔之者其佐之所守也凡政有害于公有悖于理知而必言此已所可為爾言而必從豈已之所能哉苟上無必從之則政有必失之患為其佐者罪先及之故曰為人之佐其難矣哉然則如何其可也當直而輔之輔與正非已之職歟正之而不從則雖獲罪乃有之矣于其職也實無愧焉今之從事于二者或莫率

是道不涉于欺則陷于隨居上者其人果賢其
政果明是宜順之于下以成其美已則曰我為
人佐遂無一為之損益吾何以食其官即強白
黑以分亂之此非欺而何居人上者其人果不
賢其政果不明是宜直之于下以救其過已則
曰我為人佐言不吾取事不吾專力與為教徒
速悔累曷若附離唱和取容免責苟全吾位而
去此非隨而何予謂士之居其位事其人既不
可欺亦不當隨不欺不隨惟職所宜而已矣魯
以辭學中名自邑佐而游郡幕皆有所稱今

將復佐于南海南海際南之鉅府也方聞其長
則天子諫臣賓接僚屬當獎正與直用是知志
必上行苟上下協公以從于理予見南海之政
獨追于古而荒夷之民大浹其惠也

送李秀才應陳州舉序

陳許于京師猶唐之視同華實四方藩輔之府
來鎮其地者常自大官出故每貢士歲進士獲
送名于書者其榮與王府偕上之四年太傅
隴西公領陳之二年也隴西公之賢時莫不聞
禮才接善博收而廣納不以位望驕物四方之

士走陳而獻藝求願日伏于門進士李生諷前
一年嘗自蔡往以其業修請謁禮一見獲遇甚
厚自是復歸探學尤至益有聞焉今茲歲會闕
選舉生將韞挾其技舉于陳同儕輩欲生留于
斯者或解以他語予謂李生是舉往得宜者三
焉隴西公喜能樂善固材駿所歸地首藩輔其
名蜀易發而光且復聞舊貫在焉有是三者可
無行乎其戒子僕其秣子駒吾將餞子以壺而
送子諸途

送呂公初序

為善汲：于報：未至則更而去之未哉學者
能顯窮一致蹈道自樂而不變庶幾君子之志
者邪與其達而安不若困而固之：難也公初
生于儒門庭聞道為名進士十五年僅然獲一
第後數歲始選得州參軍日趨走塵土職下賤
事充：乎貌顏未常為可憐之意予知其道固
于內外物不得間而入也不然豈免誅怨呻呼
駢躍發于中而表之也歟居職踰年以家艱去
之蘇予重其別先行以告曰慎無中廢則豈報
且將及豈惟寬裕于賤用哉

送崔伯盈序

士困窮而薦于學庶民困窮而薦于利學卒利亦久且博哉或泰于交或數世而弗斬焉庶民日羸日陷若坳坎聚潦不注則涸故少息則怠及學之利也蓋異于是焉伯盈薦于學者也三十年而益困未知所以為利今歲詔罷舉妻死身病子單母寄海上思侍以孝之道用不能往因射他州之有無者居諸橐將自潁川之伊洛走奏中都浮菘蕩波龍藏泊過姑蘓入吳興出谷水寧省于東安少進于越抵句漏圖庶民之

利者將行予慮君幹于貨而落于學故序庶民之道以告焉

河南穆公集卷第二



河南穆公集卷第三

穆脩伯長

記

亳州魏武帝帳廟記

譙東有祠巋然宅于衍之上者粵魏武帝之祠
歟嗚呼帝實此土人始以諸生去仕為吏則圖
大畧雄偉不世之量屬炎運衰息皇網紊紀海
內震擾群雄並爭帝于時得乘機奮策嘯叱馳
驚乎其間用能建休工定中土乘光顯盛大之
業于來世焉當帝之經營征伐也袁紹父子據



和...
...
...
...

兵河朔吳權蜀備內窺中夏帝扶持漢室抗力
三方慷慨興言則失彼也著從容計事則走人
頭顱卒滅袁而沮權備之强者惟帝之雄使天
濟其勇尚延數年之位得徐圖成敗具伐謀制
勝料數應變之下豈江吳庸蜀而足乎哉至今
千年下有觀其書猶震惕耳目聳動毛髮使人
慄其餘風遺烈矧譙之舊邦祠堂在目像貌如
生里人事之敢弗祇畏前代帝王莫不皆有祠
廟秦漢以還首事之主得廟祀鄉里事著于時
者惟高祖之于豐沛光武之于南陽廟貌咸存

威德勿泯其次則譙廟也赫然而豐沛南陽之
迹焉此三君者皆由微時仁恩長者為鄉里人
所愛后思懷其德共自尊祀之遂傳于今不息
也真宗皇帝車駕有事于亳宮之歲詔增帝故
廟而新之容像再嚴有焯有耀以帝之明靈加
吾宋振顯其迹德用益興矣乎軋興元年春今
樞右丞相清河公來撫于亳至之三日謁于祠
下既退命左右使謂邦人曰武帝廟享于此土
久矣庇于爾民厚矣水旱灾害爾民請焉疾病
疫癘爾民禱焉亳之土微帝之福不既多乎今

其廟與像則詔修之頌惟殿內廊廡帷帳之蔽
使埃塽及座延于冠冕為闕孰甚吾將自出私
俸盡為具武帝洎文明三殿之帳誠无為艱如
彰爾民慢帝之咎以吾臨此州不能導爾民心
知所奉是亦吾過故遂使告于爾民衆聞公言
慚且喜曰亳民間鄙蔑有所知蒙帝之休固識
攸報為罪大矣今我公有言始克知過俾獲逃
罪于帝之靈繫我公之恩是賜是賴敢不聞命
即衆人請曰幸公皆許民營之願不煩公也公
曰我本率將自具既思同爾民于欲不可盡專

吾當與爾民共其事即以俸緡合民之用命工
偕作未歲而三帳成即置其殿內有帳之號非
繒帛是製而成以木者圖其久也其年十一月
公承詔歸機密之地公在亳不滿歲而去既去
之日猶始至之辰是歲亳人飢公至闕即上言
得徙淮南數州廩米來貽一本作給亳人噫公之愛
人甚矣使循常有位者得聞入為天子近密委
其民而去之雖草莽之不若又暇顧其飢哉公
前居一州猶且勤為州人求福于前代帝王
不懈今君為朝廷一本作朝廷為親近大臣其贊帝王

治以福于天下之人肯又懈乎天聖元年二月
日記

任氏家祠堂記

今上 元年尚書康懿公由叅知政事出領太
平郡居一年以齊國太夫人春秋益高至陳慤
言求為本州以便其養詔尋從之于是復是鄆
而即曹既至未期歲屬齊國艱憂公遂去位而
以私館居則盡斥絕梁肉弗視惟菜茹食以終
日公魁碩人也至是頓被瘠毀體軀不支家人
憂其德甚爭諫止之乞稍進葷茹以自持助公

曰吾頃服從王事有家靡居左右承顏情至闕
違今日得紀 紀敢尚不率盡于道耶皆

不聽越三月竟以毀瘠而不起嗚呼公其可謂
孝德有聞也矣將終頌謂其子都官員外郎中
師曰吾年踰六十壽不為少 府位不為

輕今得收其躬以獲歿于先人 幸矣

然獨所恨者不克及吾之存畢先塋事耳吾俸
賜之餘力足以舉爾其勉之惟速無緩都官念
康懿戒付刻切時雖齊國在殯求欲苦廬守禮
斯亦不得即以緣服晝而從事于外始卜其阡

于曹之南近郭未及葬也日往自視樹墓柏或
數千疲心瘁躬事以遽立既而治其第之側隅
起作新堂者敞三室而闢五位前後左右皆有
宇以引掖之華以丹刻之飾六年春某東行見
同年都官兄于曹一日目是宇而言願我無以
致孝愛于先親先兄將以是升畫像而荐歲時
焉苟無述也其何以貽厥聞請以事屬諸子某
辱兄之命不敢讓乃言曰茲宇之設其近于家
廟者耶惟家廟事自唐人修尚舊禮粗復其製
時衣冠室襲行之始著唐德而既往旋又廢于

五代之兵興自是以來將相文武之家無復如
言此者增築第產之盛則知患其不崇且廣終
莫患其先廟之闕而不立古君子不敢以私褻
交于神明故制器服立宗廟以祠其先示誠潔
也今人既用常所器服而又祭之于寢蓋亦不
知事神之道使士君子之祭疑于匹庶人之祭
久矣倘非世蹈名矩率禮敦教一作孝之族其孰
克思之具族維何其在康懿公之門乎康懿公
姓任氏其門自唐後五代晉漢周傳官不息以
入國朝是興贈開府儀同三司太師尚書令兼

中書令諱載儀同高才偉識籍問鏗世德豈以約委羨厥後寔有賢子五人皆齊國太夫人白氏之出兵部尚書贈左僕射謚康懿諱中正其長子次中孚西頭供奉官閣門祇候次中行尚書兵部員外郎次今都官郎中也最季中立左侍禁閣門祇候供奉逮兵部皆先康懿並終今從享于儀同齊國左右儀同特立于中室以東室為齊國之坐康懿位西室而清河郡夫人張氏陪焉兵部供奉各處二側位具嚴慈之尊長幼之序煌：遺像堂：如生宗屬以之視瞻精

爽以之馮附烝祠有所不潰其虔斯肅其神斯饗孝之至也禮稱有其財有其禮無其時君子不為也廟祀之事不作已久求矯行之必取世議時所牽制禮不獨伸則家廟之名既固得而有其昭穆之位固无因而立是以顯考主父神次不敢盡涉而時享合叙抑有常焉矧按前代私廟並置京師今本不從廟稱而復設于居里敢請號曰家祠堂者信遠事中而允時義矣噫家廟者豈可不復矣乎苟復之則已如未之復則斯堂也於奉先之道得一時之禮矣

蔡州開元寺佛塔記

西佛氏法唱中夏為寺宇于中夏先王之遺民
樂聞其法尊雄一旦從而和棄世守常義弗
頌而為其徒者靡然傾天下四人業胡其如是
之盛耶豈佛氏之法為能本生民甚惡欲之情
而導之耶不然何以能鼓動群俗之心如趨號
令之齊一也夫生民之情大矣聖人知其不可
克也為之著禮明義以節養之使不流不窘安
其分盡其常以生死焉而不及他道者三代之
民也今佛氏之法後三代而作極其說于聖人

之外因斯民所惡欲而諭以死生禍福之事謂
人享有于其身者皆由死生往復而取之方于
植物者根夫善以之而生于今種夫惡以
之而出于后其貴為富為壽為康寧皆根夫善
者也而統謂之福為賤為貧為疾為夭皆種夫
惡者也而統謂之禍福禍之報不移也世聞其
說甚懼謂死且復生則孰不欲其貴富康壽而
惡其賤貧疾夭雖君子小人一其情也然何如
即可以違所惡而獲所欲曰非去而為佛之徒
讀佛之書則不可人所以悅其法而歸其門者

為能得已欲惡之心乎佛亦安能強使人附之
哉如死生禍福之說使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亦
嘗言之則人亦必從此六聖人而求之如其聖
人所不及惟佛氏明言之則人焉得不從佛氏
而求之也予謂世有佛氏以來人不待禮義而
然後入于善者亦多矣佛氏其亦善導于人者
矣嗚呼禮義則不競宜吾民之皆奉于佛也宜
其佛之獨盛于時也佛日益盛徒日益繁則當
有異行之士奮臂而出力樹塔廟以廣弼其法
之興就其實而言之則隆塔廟誠佛事之末苟

以時觀之能恢赫顯灼使人見之

目一作起恭生

信則無如塔廟助佛之大故雖窮遠僻阻川塗
所出必有佛之塔廟以瞻向于俗也矧中州近
壤之衝會乎然而佛塔與廟抑有其說中藏像
事而旁棲徒眾者實為廟惟佛塔之設當必得
親佛所遺爪髮齒骨一種或積精力所成如珠
璣類者釋氏皆所會舍利者也然后函以金石
窆地而藏焉因起浮屠于上以表識之是曰佛
塔耳諸所立者靡不然而蔡州開元佛寺其踊
甃成七級浮屠者是謂葬佛頂骨舍利焉其始

自雍熙四年故相太子大師呂公為郡日其佛
骨自京師降呂公尋之去郡以屬僧志者俾后
興塔于寺以奠奉之后志方肇心會卒曰僧崇
者復上承之自是迄大中祥符初崇始再議所
舉得喬張二豪吏歸入資用僅獲就事于時浮
屠終基一級而已崇終度力難以竟即又罷去
于是州耆釋叟惜其跡已植而止相與謀其可
以終事于塔者復得寺僧海微而請之微一本無而
請之微起應請實堪其任今塔之所以獲立
自海微力塔既立未致脩飾而微歿時天禧二

年也付其事于門人永昌纂之永昌紹成師志
罔有暫懈悉心募力未幾而闕飾云具其範鉄
塗銀穎然而擢立其端者是曰相輪其棟石甍
瓦翼然而周蔽其趾者是曰散水計二事役費
于浮屠亦三之一焉皆永之為也永其可謂善
繼師之勤矣較三四釋之功是則肇于志而基
于崇克成于微而大脩于永雖經始營為殊先
後鉅細其因作之跡則皆有力于塔者其所謂
異行之士歟塔始于大中祥符初訖于天聖之
六年出入二十年之際厥有成績其糜用財力

積劇亦至矣永師列其本末來請得以著成于
記

養正堂記

韓君堯言登進士第九年始再任為泗州錄事
叅軍到官之五月以解舍憲狹由視事廳一本有則
字達乎寢他無宴休之地俛廳西北隅先有屋
數楹已故敗就摧因令堂而新之以備其所為
宴休者于時河南穆脩訪君淮上目其始立君
曰為我命以名而記之即從而言曰堯言少年
以文辭上第其視富貴為朝夕事今十年間乃

猶盤回劾州縣職屑：以斗石祿為急著公衫
把手板旅進退郡庭下瞻望上官顏色非為計
之得矣不獨如是復為諛狡小輩走謗議其間
誼誥不已所以古人憤悒脫冠委印綬不領而
去蓋此也堯言曾不以是動其心汨：隨波上
下無所可否獨何歟將有具說人抱畜才識凡
得以施用者不有高位當過知己去是則才之
與識或不可使以外發：輒受攻于物知乎此
者進易之蒙：以養正之謂焉非變通之才孰
取之今堯言居是職其有以幾乎予與堯言交

舊而復同年登科不謂不知其平昔故逸豪偉
真無頌避座有論說不輕以氣語低人至是乃
能利鋒稜藏戢崕岍約束若織謹男子為者終
日挈：守其曹事不少為俛眉動容起倦怠意
真可尚也堯言既為斯堂將施名而屬予：悅
堯言所守從而得堂之名即命其堂曰養正既
命之訟其名以為記

亳州法相禪院鐘記

古之為鐘其用大矣樂記稱黃鐘大呂又春秋
傳稱有鐘鼓曰伐則是鐘為禮樂之備又為征

伐之具其用之大樂可以調陰陽感人神導天
地之和用之軍旅可以警不軌懼不庭振邦國
之和考是二者則鐘為禮樂征伐之器久矣三
代之際以及秦漢皆不變其用今是鐘也專為
釋氏之器亦從可知也東漢之運將李西域之
法聿來流晋宋而益崇涉齊梁而太盛率天下
而從其教擬王者而闕其居無公王無士民無
高卑貴賤豈不從而信奉之不從而依皈之以
求其福報乎如是則盛矣大矣佛之為法也既
與中國聖人之道並行于時則所謂禮樂征伐

之器者安得不入于佛之宮哉佛之宮其徒群
棲而旅集多者數百人而居之其朋既繁不常
厥處將齊彼衆非言得通則必聲物以齊之求
物聲宏達而及遠者莫踰于鐘是知鐘為佛宮
之用其在茲乎亳州法相禪院有主院僧海宣
者謹行之僧能勤以寡衆崇揭土木門堂殿廡
摠百餘間多宣師所及也聚徒佚資膳悉備
警旦暮者其闕惟鐘州人時士豈財好佛之士
也一日詣宣而謀曰一鐘之費其用幾何願輸
其資獨營斯善師即計其用度告之遂以銅若

千斤師復謂曰鐘之成也匪高弗居則并請為
居鐘之樓以此土不產美材因命僧海真南抵
于舒鞭其材木匠為成器而離之自舒及譙使
以舟力雖皆出時氏然能減費便事者蓋二師
心計運度之謀也天聖元年春始召鐘人興其
鼓鑄液彼金錫一治而成鐘事既立樓材亦至
建于殿南東偏居鐘于上層費翬飛雙鑿鯨震
疑疑崇御名上凌烟空琅洪音遠落霄外于以
壯觀精宇于以號令群緇且叩馬使思其所以
息晦明風雨不迷厥時據釋氏言鐘之聲扣之

利三
十二
可以上極天界下洞幽泉導死者冥昧之魂出
地獄沉淪之苦故死者之家嘗賂金帛衣服求
擊其響若如其說則非獨用之節昏曉戒食寢
而已又復能售極苦之資助釋氏之費焉鐘不
可闕于佛宮一本有明矣亦字

靜勝亭記

州郡有兵馬監押職設今代專督州中姦爭火
盜洎軍籍庫兵高征酒權之事則皆與守同管
署自政賦財幣刑罰獄訟之煩則一不一本有閑事
及其職位優其務守簡蓋士之階武而升者非

歷勞久十餘年不被茲命凡尸之者能持謹常
不失局事鉅細筆不闕可否歸之州足為稱任
雖材且無所施顧或每一好用自擾以招權樹
威而病其職者多矣穎川陳君永錫始以公侯
喬縻跡落武一再遷為右侍禁蓋漢之郎將類
也來監蔡之郡戎為人力文服古而雅任濶達
樂所守無事惟比旦一過廳還則擁書自娛常
言吾職甚逸吾性加踈思得洒然空曠一字為
寄適之地盡糞除耳目俗諱而休吾心焉解中
舊有亭其制卑而久為之易去故材俾豐宏之

前數十步間夾樹畹蔬蹊果：外先峙射棚：豈清趣中宜有哉然于亭遠甚不大與亭害故亦不廢姑存之亭成陳君謀予以名予請以靜勝名亭陳君之飾是亭豈志于靜者耶夫靜之聞仁人之所以居心焉在心而靜則可以勝視听思慮之邪：斯勝心乃誠心誠性明而君子之道畢矣惟陳君能有是道故名是亭人苟不果其道名無益也是無實而守空器也不與夫盜名而居者比歟後之縻斯職據斯亭者亦復能悅靜而思勝乎苟能善矣無為自擾而病其

職以守亭之名為亭之愧也

明因院羅漢像新殿記

距常熟縣治之東南越三十里有浮屠居曰明因本淳化中之錫名也浮屠師業者始居之能勤飭其軀靡懈以哀力于民之里召塑工為五百像釋謂之羅漢者加新其殿御而納之辛亥歲夏五月告畢工師求記之以文予儒者稱浮屠之法懼非所能請以目所常覩浮屠者並緣土木佛事終依之為姦以幸其身而敗汚其類者言之亦足以昭師之善矣予行天下往見山

墟林野間有級磚以為佛塔者其趾之豐若將
為百尋之高或不數尋而罷有植木以為佛廟
者其基之博若將為百楹之廣或不數楹而止
其委甃餘材猶棄積于下訪之其側則曰始佛
之徒也將欲有為于是張其勢甚盛苦其行甚
篤至能黜衣退食盡用于佛初人大為傾信而
悅助之貨斯萃欲斯至自是每十其獲不一入
于佛常私其九以自取人復覺之信遂以衰以
故卒無以立而亾去之予謂此无他也由始信
而終欺也且其无成効焉凡倡事之道已必先

信猶懼人之莫應矧已為不信而欲人之應世
未之聞又獨釋氏哉今師營是像作是殿必有
得于信之術矣不然何能遽有就之如是也嘗
聞東南人尤嗜于佛至有傾資舉產以為奉而
无愛者師而後能益謹其術而待之庸知里人
之有力焉不盡為師之奉也

墓誌

東海徐君墓誌銘

進士徐孝山喪其父執喪之三日得友張生道
鄉所錄父事拜且泣復授之張生并繼以語俾

來請曰孝山未即殞生尚惟喪事不可緩將卜
葬以某日期日且迫敢迹其日託銘于先生用
刊而納之以光永幽窆予既受而閱其始卒乃
謂曰是葬也蓋得其禮矣比今貴家富族將葬
其先必惑葬師說拘以歲月畏忌大至違禮過
時久而不克葬者多矣生能葬以其道至合士
禮逾月之制此獨可尚又安得拒請而勿銘也
按君諱文質字處中其先祖父嘗寓籍并土之
文水逮君之考猶為晉人考生未齒而孤見教
育于季父氏既而復為朝廷以兵取太原既平

大徙并民入處之京輔考于時與其族來京師
遂家焉自是得遊太學為生徒治春秋經傳前
後四舉有司竟不及祿而終考始娶潁川陳氏
女止再娶清河張氏生男子二人女子二人次
子曰文蔚少卒獨君為前室陳氏所生二女子
今皆遠京師良族由君而下始為京師里人凡
并人其俗剽厚而勤嗇能自節損以立衣食諸
來徙之戶初雖貧劇者居久而皆為富屋矧其
宿有齋者蓋可知故考亦用是而植其家考之
歿貽其規法于君：于此益為之善守者也君

常念陳氏早世又傷父之不逮故事後親子盡其力無何數年張氏又終初君亦嘗受經于儒官馬龜符有慕仕進心至悼親之繼喪頽門中時無強子弟可任懼覆先人遺業則為不肯子因刺力事生于家非時節慶弔大事不出門如此蓋有年天聖八年造五十忽得病匡累月弗愈以是年七月十七日卒于居君凡四娶室輒先喪有四男五女初室李氏無子長子孝山出次室李氏景山德山皆未及娶五女子亦幼在室孝山有諸弟妹合族謀葬得其年八月之二

十一日藏君于東京之祥符縣開封鄉西韓村先墓之次以次室李氏為合初李氏次苗氏李氏三室皆同穴而異棺斯實禮也銘曰
惟古之葬等殺異宜日月有教无越厥期末代不然惑于葬師陰陽拘忌率常過時其孰警此伊徐氏子以時而葬順禮之軌既合既祔有銘有紀如君之藏民亦鮮矣

祭文

祭第二子文

月日阿爹以果子飲食弄具祭于第二男道子

之靈嗚呼汝生而慧疑體質粹竒舉家爰憐保
養甚厚始三歲則微有知見：詩書能舉能視
吾與汝母其喜可勝謂汝他日必大吾門如何
不永四歲而夭嗚呼哀哉汝沒之辰我客京師
家避吾驚不以時告我之既還聞于中途延道
哀號知無及矣但與家僕相持殞絕嗚呼生人
之理有幸不幸惟彼頑塞輒踐遐年念汝豈完
反成殤子嗟乎天道既使之育育而不長孰如
勿生免此大痛嗚呼汝舍我去无期復還我思
汝悲何時而已汝王父王妣旅櫬未葬俟畢先

壠以歸汝骨草瘞郊次祖母俯近此魂有依無
至驚怖父臨祭汝：其享之號訣終天相期泉
壤尚饗

河南穆公集卷第三

穆參軍遺事

穆脩字伯長汝陽人後居蔡州師事陳圖南而傳其學脩少豪放性褊少合多遊京洛間人嘗書其詩句于禁中壁間真廟見之深加歎賞問侍臣曰此為誰詩或以穆脩對上曰有文如是公卿何以不荐丁晉公在側曰此人行不逮文由是上不復問蓋伯長與晉公有布衣舊晉公頃赴夔漕伯長猶未仕相遇漢上意欲伯長先致禮伯長竟不一揖而去晉公銜之由是短于上前後晉公貶朱崖

徒道州伯長 詩云却訝有虞刑政失四凶
何事不量移可見其不相善也伯長祥符二
年梁固榜登進士第調海州理椽以忤通判
遂為摺拾由是削籍隸池州其集中有秋浦
會遇詩自叙甚詳後遇赦叙潁州文學參軍
故當時呼之曰穆參軍老益家貧家有唐本
韓柳集乃丐于親厚者得金募工鏤板印數
百集携入京師相國寺設肆鬻之伯長坐其
旁有儒生數輩至其肆輒取閱伯長奪取怒
視謂曰先輩能讀一篇不失一句當以一部

為贈自是經年不售時學者方從事聲律未
知為古文伯長首為之倡其後尹源子漸洙
師魯兄弟始從之學古文又傳其春秋學云
辨惑

陳搏好讀易以數學授穆脩伯長脩授學之才
挺之之才授康節先生邵雍堯夫同上

李之才字挺之青州人倜儻不事師事伯長伯
長性嚴急稍不如意或至呵叱挺之左右承
順如事父兄畧無倦怠同上

富韓公初遊場屋穆脩伯長謂之曰進士不足

以盡子之才當以大科名也公果禮部試下
繼以賢良方正登第聞見錄

本朝古文柳開仲塗穆脩伯長首為之倡尹洙
師魯兄弟繼其後歐陽文忠公早工偶儷之
文故試于國學南省皆為天下第一既擢甲
科官河南始得師魯乃出韓退之文學之公
之自叙云爾同上

祖無擇字擇之蔡州人少從穆伯長為古文後
登甲科同上

歐陽文忠公作蘇子美文集叙云天聖間予舉
進士于有司見時學者務為言語聲偶摘裂
號為時文以相誇尚而子美獨與其兄才翁
及穆參軍伯長作為古詩詩雜文時人頗共
非笑之而不顧也其後天子患時文之弊下
詔書諷勉學者以近古由是其風漸息而學
者稍趨于古焉

漢上朱震子發言陳搏以太極圖傳种放放傳

穆脩脩傳周茂叔朱晦庵
記太極

河南先生師魯古文學于穆伯長伯長有文十
餘篇行於世韓柳之文因伯長而後行國初

知者有柳開言行錄

尹師魯傳文章自唐末歷五代氣格卑弱至本朝柳開始為古學天聖初洙與穆脩大振起之文章自唐衰歷五代日淪淺俗寢以大敝本朝柳公仲塗始以古道發明之後卒不能振天聖初公獨與穆參軍伯長矯時所尚力以古文為主次得歐陽永叔以雄詞鼓動之於是後學大悟文風一變使我宋之文章踰漢唐而躡三代云

唐至元元和間韓退之主盟于文而風雅最盛寢及五代其體薄弱皇朝柳仲塗起而麾之髦俊率從焉仲塗門人能師經探道有文於天下者矣洎楊大年以應用之才獨步當世學者刻詞鏤意以希髣髴未暇及古也其甚者專事藻飾破大雅反謂古道不適於用廢而弗學者久之洛陽尹師魯少有高識不逐時輩與穆伯長遊力為古文士林始聳慕焉復得歐陽永叔從而振之由是天下之文一變而古是大有功于道也

范仲淹撰尹師魯文集序

子識浮圖秘演二十年初見時多與穆伯長遊
伯長剴峻人罕能與之合獨喜演：善詩復
辨博好論天下事自謂浮圖其學而儒其心
若當世有勢者冠衣而振起之必榮：取奇
節今老且窮其為佛縛詎得已耶伯長小州
叅軍已死演老浮圖固其分也師魯文
歐陽文忠公論尹師魯墓誌云若作古文自師
魯始則前有穆脩鄭條輩有大家先達甚多
不敢斷自師魯始也

明道先生作邵康節墓誌云昔七十子學於仲

尼其傳可見惟曾子所以告子思子思所以
授孟子者其餘門人各以己之所宜為學雖
同尊聖人所因而入者門戶則衆矣况後此
千有餘歲師道不立學者莫知所從來獨先
生之學為有傳也先生得之于李挺之挺之
得之於穆伯長推其源流遠有端緒今穆李
之言及其行事概可見矣呂氏家塾

邵克夫先生受學于李挺之之才李之才受學
于穆脩伯長穆伯長受學于陳搏希夷其所
傳先天之學具見于易圖皇極經世書故程

伯淳作堯夫墓誌云推其源流遠有端緒
哀穆先生文

嗚呼穆伯長以明道元年夏客死于淮西道
中友人蘇叔才子美作詩悼之遣人馳弔之
痛夫道不光余又次其一二行以鑑于世為
文哀之先生字伯長名修幼嗜書不事章句
必求道之本原皆記生徒無意處熟習評論
之性剛介喜于背俗不肯下與庸人小合願
交者多固拒之議事堅明上下合古皆可錄
然好詆弼斥言時病謹細後生畏聞之又

獨為古文其語深峭宏大羞為禮部格詩賦
咸平中舉進士得出身調泰州司法參軍牧
守稱其才貳郡者惡之又嘗以言忤貳郡會
守病皆貳者私點吏使誣告先生賂具獄聚
左證後召先生使衆參考之由是貶池州中
詣闕下叩登聞鼓稱冤會貳郡者死復受譴
于朝后累思得為蔡州參軍先生自廢來讀
書益勤為文章益根柢于道然恥以文干有
位以故困甚張文節守毫之士豪者作佛
廟文節使以騎召先生作記：咸竟不羸士

名士以白金五斤遺之曰枉先生之文願以此為壽又使周旋者曰士所以遺者乞載名于石圖不朽耳既而亟召士讓之投金庭下遂促裝去郡士謝之終不受嘗語人曰寧區區餬口為旅人終不為匪人辱吾文也天聖末丞相有欲置為學官者恥詣謁之遂不得嘗客京師南河邨中往：醉暮歸過之如不省持者夜半邨人猶聞其吟誦喟嘆聲因隙窺之則張燈危坐苦曠執卷亦出曙用是貸其資母喪徒跣自負櫬成葬日誦孝經喪記

未嘗觀佛書飯浮屠氏也識者哀憐之或厚遺則必為盜取去不然且病或妻子卒后得柳子厚文刺貨之售者甚少踰年積得百緡一子輒死將還淮西道過病氣結塞胸中不下遂卒吁噫天之厭文久矣先生竟以黜廢窮苦終其身顧其道宜不容于今世然由賦數畸隻嘗罹兵賊惡少輩所辱困其節行至死不變有孤孀且幼遺文散墜不收伯長之道竟已矣乎初先生死梁堅自解以書走上黨遺予欲訪其文俾予集序之去年赴舉京

師歷問人終不復得一篇惟有任中正尚書
家廟碑靜勝亭記徐生墓誌蔡州塔記皆平
昔所為又不足成卷今舅氏守蔡近以書使
往其家且求其所著文字未至間作文哀之
道不勝于命：不會于時吁嗟先生竟胡為

右蘇子美文

蘇才翁子美悲二子聯句

有客自遠方來以二子說穆子疾病初家事
鉅細缺鄰人苦其求才翁醫師久已決案杯大
小空布被旁午裂餘喘尚能鼓子美老憤知己

結目淒望羊泓髭斷反蝟茁憂酸繫餘生才翁
嗥嘍留永訣語妻后日計書策未可徹教子
立世資子美圓曲勿自悅吾屬何流離衆人方
草竊凌子久道路才翁十口着羈絏恰旅重江
間正值大飢節既而裹飯交子美疾走繼粗糲
又無執漿人及時沃枯渴惜哉損天命才翁痛
焉在親經帝胡生爾身世復稱爾傑胸伏氣
萬文子美腸貯怨百折艱難泊風波憔悴墮霜
雪父僕勃龍鍾才翁弱女癡跛躄文隨寒餓空
道與烟焰滅魂兮竟何歸子美去矣不得別長

府豈無財莫濟醫藥切太倉豈無粟才莫解
腹腸熱天子聖在上海內濟欲徹伊人胡不
官美子既死安得活朝青與暮紫神喜天不軋
高車與怒馬才門滿道不絕之子苟問廁斯
民乃貪缺

錢遵王家藏照宋抄本

世不知古文已獨為之是儒之特立者也吾見
三人矣董生當秦滅學之後明孔氏之術道曾
子之言其文甚近古也雖同時若嚴助枚臯謂
應義理子長相如博辨無極亦自為其文而已
未始識董生之用心由東京以後歷魏晉五代
而文益衰至唐昌黎公始知尊孔氏貴王賤霸
大變而古李翱皇甫湜從而和之然其後亦無
傳焉唐衰更五季其弊又甚至我朝乃或推
孫丁楊劉為文詞之雄是時穆參軍伯長獨不
以為然實始為古文在尹師魯蘇子美歐陽之

先自爾以來學者益以光大非止求夫文之近於古而已蓋異端既闢則必以聖人為師不專注疏則必以經旨為歸學均為己一變至道溯其承傳爰有端緒云銀闕闢書售與有力馬愚嘗評穆參軍之復古以為不在董生昌黎公之下永州之學教授宜春歐陽椿得參軍之文于其從孫化州使君淮俾零陵鄉貢進士張淡吳倫校之不鄙謂愚可紀歲月深惟會友輔仁之義有不得而辭者輒書其後大不自量淳熙丁未孟秋既望衡陽假守臨江劉清之謹題

穆公集校補

穆集無舊刻叢刊所收為述古堂抄本印成又得朱氏暴書亭抄本與述古本異同甚多因據以作校語暴書亭本又多范陽祖無擇序一首亦補錄於後辛酉新春無錫孫毓修識

河南穆公集序

據朱竹垞抄本補

范陽祖 無擇 擇之

積於中者謂之道發於外者謂之文有道有文然後可以為君子道有用舍文有否泰然用舍否泰在命不在道與文也君子不以其命之窮而輟於為道道之不行而不廢於學文故雖身厄當時而名顯於後世者由此也河南穆公諱脩字伯長天平人少舉進士有名廣場中

真宗封泰山之年詔齊魯諸生以經明行脩公實在其選越三年就銓調補泰州司理參軍居職以直自任無與合者人皆憚忌率

誣之罪遂貶池州再逢恩徙穎蔡二州爲文學椽卒爲後用明道
元年秋九月終於家如公可謂命之窮道之不行也已而未嘗廢
文大凡有作莫不要諸聖賢而立言念諸仁義以爲質平時所見
於簡策者殆踰數十萬言時人得之且愛且學及公之歿無擇求
遺文於嗣子熙得詩五十六書序記誌祭文總二十與無擇昔藏
增多詩一十二書序各一又從其舊友而求之往往知愛而不知
傳故無獲焉姑類次是以爲三卷題曰河南穆公集云時慶曆三
年春南康清修閣中序

卷一○魯從事清暉閣 庚卽真好事卽應作郎○朱亥墓 心事

立徘徊立應作互○登莒子臺 遇風白日沈遇風應作遙峯樊博士化

州監鹽 歲還歲可期上歲字應作徵○贈適公上人注 同欲招師

而偕往也同應作因○秋浦會遇序 人生所口應作無 闔戶口日

口應作日 因思非言無口厥事口應作以道二字 又詩 沙禽口欲馴

口應作漸 并說口岐幽口應作忘 細草梁郊吟梁應作染 撼珂亦多

遜繳已能傷雁遜應作逆繳應作徵 仰聞蒼蒼理問應作問 躡口三高

士口應作迹 畚上封花璚上應作士 鼓腹得還浮浮應作淳

卷二○答喬適書 終始讀其書意甚高讀下有之字 何足爲人盾

其是非盾應作質 如舊者不識其愚且戇如應作知識應作識 中名者

無以兼乎道中應作守 ○上監判郎中書 所以未遑遑見於執事

者下遑字應作進 ○唐柳先生集後序 韓則雖其全至所缺墜忘字

失句雖下有目字忘應作亡 久惟柳之道久應作而 ○送李秀才歸泉南

序 而意能度十已亡其六七能應作態 ○張當字叙當應作君 ○送

魯推官赴南海序 苟上無必從之口應作道 魯口以辭學中

名口應作君

卷三○亳州魏武帝帳廟記 嘯吒馳騫乎其間吒應作咤 乘光

顯盛大之業乘應作垂 容像再嚴再應作載 今樞右丞相清河公樞

下有密字 ○任氏家祠堂記 今上□元年 □應作之 於是復是鄆而

即曹 下是字應作自 壽不為少□□□府 □□□應作官至兩三字 敞三室

而門五位 鬪應作關 無復如言此者 如應作知 其門自唐後五代晉

漢周 後應作洎 是以顯考主父神次 主應作王 ○蔡州開元寺佛塔記

一旦從而和□ □應作之 靡然傾天下四人業 人下有之字 當必

得親佛所遺爪髮齒骨一種 得親作親得 釋氏皆所會舍利者也 會

應作謂 今塔塔之所以獲立 下塔字衍 ○養正堂記 知乎此者進

易之蒙 進應作近 故逸豪偉 故應作雄 ○亳州法相禪院鐘記 能

勤以寡衆 寡應作寡 州人時士 士應作氏 疑疑崇 御名 上凌煙空 疑應

作疑 ○東海徐君墓誌銘 故事後親弓盡其力 弓應作彌 ○祭第二

子文 四歲而大 大應作天 穆參軍遺事 ○穆修字伯長 伯長口詩云 □應作有 ○李之才字

挺之 倜儻不事 事應作羣 ○哀穆先生文 與庸人小合 小應作少 ○

蘇才翁子美悲二子聯句 題下有旁注穆脩伯長凌孟陽伯華九字 既而裹

飯交 而應作无 久僕勒龍鍾 勒應作勤 云矣不得別 云應作去 海內濟

欲徹 濟應作清 斯民乃貪 下缺養高亢世弗親 美于方嚴思所掣敢言才足珍寧免否來

蓋思潛淚輒抽 慘舊面成羞舉目此牢落側身今鄙媒箴言耳空虛 美于險論口吮臍作討告石梁

聊以慰寒骨 才六十九字

第		号
平	成	3.11.22
聖	和	学
園	短	大
図	書	館



